

只有经过冬季 生命才有年轮

□诸雄潮



搁浅，载不动温柔。

雪是纯洁的，让人想起了白纸，美丽的图画有时只是一种心愿。太纯洁的东西有时更适合作为观赏物存在。当你把它捧在手里，希望便逐渐消失。当一对情侣在雪面踩出一条路，所有的遥远都在目光之中。

当然也有后悔在秋天过多挑剔而忘了收获的人们。缭乱的色彩往往使人与最美丽可心交臂错过。等到意识到这一点，必定追悔莫及，同时明了所有美丽的情调与如诉如怨的爱情都将被封存在记忆中，永不褪色。

即便什么都凝固了，也不要绝望，耐心等待是最忠诚的表示。

雪地里，一株灌木迎风摆动，显得孤单伶仃。它在回忆夏日的浓荫，但不自哀自怨。生命犹如四季，独立的枝丫只有在冬季才能构成氛围。

冬季是一种净化。马路显得开阔，目视也因此深远。但洁白的世界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写上一笔的。多少孱弱的种子，因这季节而失去诞生。

冬季是一种准备，寒蛩的呻吟被制止，起褶的湖面被展平。树木凋零了，松柏依然青翠如彩笔；河流封冻了，但河水依然在冰层下流动，将生活的调色板洗涤干净。只有在冬季盛开过冰凌花的枝条，新春才会绽绿。

风有些呜咽，漫天大雪使走向遥远的脚步展现了又消失……

河流沉默了，小船驻足了，还有情人的长发和眼泪，不再波动。只有雪还在飘飘地落，证明着世界和人们心中的思绪依然在流动。

伸出手，握住雪，犹如握住了生命的暖凉。

只有经过冬季，生命才有年轮。

风摘走了每一张深情的叶子，树枝伤痕累累，雪飘下来，龟裂的树枝于是止住了失血的伤口。雪花绽放，纯洁得不染一尘。

雪是美丽的。

横亘突兀的山模糊了，失去了往日清晰的轮廓。千疮百孔的世界一夜之间变得完美无缺。人们不再希望兑现秋天未曾熟透果子的许诺。青色的屋瓦看不见了，河面也停止了舞蹈。天空不是蓝，是灰白，只有透过嶙峋的树枝才能证明它们的存在。

但你可不要因冬天雪白一片便以为是无内容的，绚烂之极便是平淡之至，所有语言的归宿不就是无言两字么？况且还有杨柳，虽无一叶亦不失温柔；还有鹤鸣，清啸激越；就连轻柔的雪花，悄无声息的，不像雨水那么张扬，也实实在在地让人感到了力量。

一顶红红的绒线帽，在冰天雪地闪动。回首间，被裹得严严实实的身体依然有灿烂如花的笑容向你展示；这个季节的笑容最温暖。

觅食的鸟儿们五线谱似的站在电线上，那支合奏曲叫《生命》。

孩子们从小巷里滑了出来，他们的愿望没有冰冻。一个雪球被滚了起来，然后被雕成他们想象中的玩偶，那可能是他们对自然的初次创作。

公园里，随门开而拥入的年轻人，在尚未践踏过的雪地上留影纪念，背景是青松、雪杉。

雪花依旧飘。如果没有风，随意地落下来，那是老人一种冲淡平和的心境。年轻人更喜欢风雪交加，也许在飞雪狂舞中能看到没有编完的梦。然而狂风捎走了色彩，小船也因此常常

一个成天把快乐做成花串缀在心上的好友，在今年六月突遇骤变，一场毫无征兆却又来势汹汹的病，把她推进了黑暗的深渊。极端危险的脑部开刀手术后，缠绵病榻数周，终于渡过难关，安然出院。

然而，她一贯喜爱的生活方式自此却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。她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随心所欲地到处旅行，甚至，连她最喜欢的教学工作也必须辞去。

这位婚姻幸福而经济宽裕的好友，因为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而患上了可怕的失眠症，她双眉紧蹙、余悸犹存地说：

“一闭上双眼，在医院全身插满管子的可怕状况便化成了纠缠不清的魅影，挥之不去……”

失眠，将她靓丽飞扬的神采化成了眼皮底下的两袋沉重；失眠，吞噬了她一串串像风铃一般极具感染力的笑声。明明已病愈，但快乐却像浮在水面上的东西，越漂越远……她想要抓，却总抓不着。

她被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恐惧紧紧地攫着。

看着她无可奈何的消沉，我心中有火灼般的焦虑，然而，更多的是想让她重新振作的关怀与希冀。

记得过去在杂志里曾读过一则报道，有位心理学家，做了一项饶具意义的实验：他找来一批实验者，要求他们在某个星期天的晚上，把未来七天所设想的所有烦恼事，一项一项写下来，然后，把纸条投入一个密封的箱子里。到了第四周，在实验者面前开启这个箱子，逐一核对每项“烦恼”，结果发现其中有九成让他们惊扰不安的烦恼事并未真正发生，只有一成是可能或已经发生的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在事过境迁后，重新审视这些烦恼，发现它们根本就不值一哂；换言之，当事人很多时候是“杞人忧天”的。

欢喜

□尤今



根据统计，一般人心中的忧虑有40%是属于过去的，有50%是属于未来的，只有10%是属于现在的；而92%使人忧虑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，剩下的8%则是一般人能够轻易应付的。

上述的实验与统计结果对于许多人来说，相信就是一项很好的心理治疗。

新闻工作者吴小莉有一回接受记者访问时，发表了独特的“快乐论”。她忆述道：

“初中时，一位老师对我说了一番话，让我刻骨铭心，一生受用不尽。她说，世上只有两种人能快乐生活：一种是低智商的人，他们不懂什么是不快乐，所以能够拥有单纯的快乐；另一种是有智慧的人，他们能用智慧帮助自己寻找快乐。她告诉我，如果你天生不是低智商的人，便要做有智慧的人，学习快乐。”

最近，与好友阿郭讨论人生时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一般人不快乐，只因为他们把人生不必要地“复杂化”了。其实，美丽的人生，就是简化的人生。

他言简意赅地说：

“我们每天所面对的，只有三件事。那就是自己的事、别人的事、老天爷的事。把自己的事做好，别管他人的事，也不要担心老天爷的事，那不是很好吗？”

很短的一番话，但却充满了极耐咀嚼的哲理。

别人的事和老天爷的事都是在我们能力管辖范围之外的，既然无法管、管不了，还愁啥？

管好自己的事，过好每一个属于自己的日子。

看春天枝头新冒绿意固然欢喜，看秋天枫叶转色也是另一种欢喜。人到中年，在经历过酸大甜大辣大苦之后，最好的一个味道就是淡。清水那若有若无的甜味、白粥那含蓄内蕴的米香，就是不着痕迹的精彩。

大家V微语

名词

□安妮宝贝

●《巢林笔谈》最后一篇，罗列了菊花的佳种。名字分别是：黄微，红幢，紫幢，松针，破金，鹤翎，松子，蜂铃，狮蛮，蟹爪，金超，银超，蜜珀，檀香球，月下白，青心白，二乔，醉杨妃，玉楼春，三学士。

●名词使人觉得愉悦。一切美丽的名词，均具备一种理性。理性导致它的面目简洁，却是世间万物本来的样子。

芫荽

□柴薪

叫芫荽或许大多数人一时不清楚，可一说起它的另一个名字叫香菜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。芫荽还有别名叫胡荽、香荽的。

芫荽为双子叶植物纲、伞形目、伞形科，是人们熟悉的提味、佐料的蔬菜，状似芹，叶小且嫩，茎纤细，味浓郁香。是汤、饮中的佐料，多用于做凉拌菜佐料，或调味、面类菜中提味用。

说不清楚为什么，或许是与生俱来的，我却极其讨厌芫荽那怪异的味道。

第一次吃到芫荽是在兰州，大约二十多年前，一碗热气腾腾的“兰州清汤牛肉面”端上来，清汤，热面，片好的嫩卤牛肉，一丛鲜绿的，细长锯齿状叶子铺在汤面上，汤面间生机盎然。初一尝，辣、腥、冲，一股浓烈刺激的腥味扑面而来，芫荽作为辅料，风头似乎盖过了主面，倒有几分喧宾夺主的况味。我将芫荽一一从碗里挑出，剔在桌上，可是芫荽的气味早已深深地和汤汁混在一起了，无法分离。

2000年在鲁迅美术学院学习，或许是北方人饮食习惯使然，北方人喜食芫荽，食堂里的菜肴大都加了芫荽，看到同学们吃得津津有味，我却敬而远之，只能

挑有限的没放芫荽的菜吃。

后来，每次吃饭我故意拖到最近去食堂，有时菜都没了，我叫食堂的康师父为我小炒，康师父六十多岁，保定人，身材魁梧，却很木讷，不太说话。我告诉康师父我吃不来芫荽。康师父听了脸上露出一种“可惜了你不识这芫荽美味的”神情。以后，康师父为我小炒就记得不加芫荽了。有一次，烧肉丝面，烧好的肉丝面上撒了一把切好的葱花，青翠欲滴。我正惊讶，康师父对我说，知道你南方人喜欢吃小葱，我是跑了几个菜市场才找到的。这事过去了这么多年，我仍然记得。

似水流年，这么多年过去了。后来南方人也开始大吃特吃芫荽了，后来渐渐也就习惯了这芫荽的异味，但还是不喜欢吃芫荽，有时也能勉强嚼下，就像嚼下酸甜苦辣的人生，也不那么排斥了。

芫荽青青，作为一道极简、易舍的佐料，缄默，腥辣，质朴，平凡，像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。这是一种舌尖上的味道，许多人吃了一辈子的味道，为许多人遮住了一路的腥风苦雨。阳光下的芫荽仍然葳蕤，风轻轻掠过，就像掠过逝去的年华。

城市笔记

快与慢

□积雪草

傍晚，我在小区里散步，一个三四岁左右的孩童，顺着园中的小路，跌跌撞撞地往前跑。一个年轻的女人在他身后亦步亦趋，嘴里不停地喊：“慢点跑，别摔倒了。”

这种情景太熟悉了。一个人，不管年纪有多大，只要母亲还健在，耳边就不会缺少类似关切的唠叨。

每个孩子都这样，走路时不肯好好走路，吃饭时不肯好好吃饭，说话时不肯好好说话。母亲常常要根据情况，对孩子说慢点，或者快点。

小时候的我，每次在外玩得很野时，母亲都会在旁边喊：“慢点跑，别摔倒了。”当我走路慢得不像话时，母亲则会说：“快点走，别磨叽。”当我吃饭慢悠悠时，母亲会说：“快点吃，饭要凉了。”当我吃饭速度太快时，母亲又会说：“慢点吃，别噎着，没人跟你抢。”大人说话时，我偶尔插了句嘴，母亲会说：“别抢话，一点儿规矩都没有。”有时候，家里来了客人，问我几岁了，在哪儿上学，我会假装没听到，这时母亲会说：“没礼貌，你快点回答，想急死谁啊？”

小时候不太懂，觉得母亲一会儿说快点，一会儿又说慢些，前言后语自相矛盾。长大了，我才明白，母亲口中的快与慢是一种平衡，是一种节奏。该快时要快，该慢时要慢，两者并不矛盾。

上中学时，有一天早晨起床，发现外面白茫茫一片。下了一夜大雪，远处的山，近处的树，都变得寒气逼人。我不想出门，天太冷了！呵气成霜，滴水成冰，透心凉！这样的天气适合赖在被窝里，或者围着小火炉取暖。偏偏母亲在外屋高喊：“磨蹭什么啊？快点！上学要晚了。”

那时候上中学，学校离家远，有五六

里地，而且路很难走。这大雪天，母亲还逼我快点去上学，可不是要冻死我的节奏吗？对我一点儿都不亲。我心里委屈，可埋怨归埋怨，还是磨磨蹭蹭地出了家门。

后来结了婚，每次回家都不想走，贪恋家中的热汤热茶，贪恋家中的温暖和母亲的关爱。冷不丁自己过日子，笨手笨脚还真有点不习惯。每次母亲都会撵我：“快点回去吧！好好过日子，别动不动就发脾气，影响家里的安宁与团结。”

那时候不理解，心里忍不住会有怨气，在家里多住了几天，就一个劲地撵我快点回去，难道结了婚就不再是您的亲闺女了？后来，年岁渐长，才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。

中年以后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家庭、工作、孩子像三座大山，压在头上，每天都觉得很累，缓不过气来。每次见到母亲，母亲都会说：“工作是干不完的，慢慢来，先把身体养好再说。”

我无语，吃着母亲包的饺子，心中有些不是滋味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母亲操心。后来想想又释然了。每一个做母亲的人都是这样，在儿女的身后紧紧地盯着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赶紧提醒你快点或慢点。

快与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快是速度，慢是心态。快慢之间体现的是一种人生智慧，是一种生活哲学，是一种处世之道。

母亲说了一辈子的快与慢，儿女听了一辈子母亲说的快与慢。时而快，时而慢，一切都是因时、因事而定。在母亲唠叨的快与慢中，找到一个平衡的点，那个“点”就是爱，就是温暖，就是幸福。